

楚世家第十

史記卷之四十

莆田柯維熊校正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

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正義曰稱生卷章

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

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

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閔少昊之重思謂此

解為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索隱曰此重黎為火正彼少昊氏之後重

自為木正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

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帝昭曰祝始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

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

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于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誰允南通才達學

精核理數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

迭至霸王天將與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脩已背坼而生禹簡狄宵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

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胛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况古固知注記

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繁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剖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

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其長也○索隱曰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

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已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一曰樊是為昆吾

宋忠曰昆吾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基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

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二曰參胡**世本曰參胡者韓是也索

隱曰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為參**三曰彭祖**虞翻曰名翦為

胡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四曰會人**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索隱曰系

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隱曰系本云三曰錢鏗是為

彭祖虞翻所云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國也

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翦神山傳云彭祖諱鏗

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

流沙之西**五曰曹姓**世本云曹姓者

非壽終也**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曰系

言名也姬姓所出鄆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城在鄭

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之士祝融之墟

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姬姓處其**五曰曹姓**世本云曹姓者

地是為鄆國為鄭武公所滅也**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曰系

所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

二十里史記**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曰系

云邠子曹姓也**昆吾氏**本云六曰

季連是為芊姓季連者楚是也宋忠曰季連名也**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

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

孫檢曰一作祖。索隱曰沮音才叙反。附沮生宄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

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

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

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

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

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正義曰潁客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

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

生熊艾熊艾生熊黜

索隱曰一作黜音士感反黜音與但與曾同字亦作曾也熊黜

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

索隱曰鄂誕本熊揚又作揚熊揚

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

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

兵伐庸

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

在楊粵

索隱曰有本作楊粵音吁地至于鄂

正義曰五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東鄂州是也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熊渠曰

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

句亶王

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本康作庸亶作祖地理志云江陵南郡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中子紅為鄂王

九州記曰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藝紅音贊紅從下文熊贊紅讀古

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音藝紅恐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少子

執疵為越章王。索隱曰系本無執字越作就皆在江

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

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曰即渠之長子母康早死

熊渠卒子熊執紅立執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

熊延索隱曰如此史意即上鄂王紅也誰周以為能渠卒

其弟殺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母康之弟熊渠

者既卒母康又早卒其執紅立而被延弒故史考言執有疾

而此言弒也。正義曰誰周言執有疾此言殺未詳宋均注

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執有惡疾不得為後別居於夔為楚

附庸後王命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

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

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

子叔堪索隱曰堪少子季徇索隱曰徇熊嚴卒長子

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

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二避難於濮

杜預曰建寧郡南有卜夷。正義曰按建寧晉郡在蜀南與

蠻相近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按

成公元年許楚地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

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

罟立索隱曰罟音鄂亦作噩熊罟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

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大戎所弒周東徙而

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

立是為霄敖索隱曰坎音若感霄敖六年卒子熊

昫立徐廣曰昫音舜。索隱曰按玉篇昫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蚡冒也。劉音舜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蚡冒

劉氏有舜音非也是為蚡冒索隱曰古本蚡作粉音憤蚡冒

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

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

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年

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

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

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

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出本云楚武

王墓在豫州新息隨姬姓也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括地志上蔡縣東北五十里是也隨曰我無罪

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比見為叛相侵或相殺我

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

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二十七年楚

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

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

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

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

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

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嗣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冢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

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壞墳壘不得發也○正義曰有本注葛陂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縣西六十里有葛陂鄉即費長房投竹成龍之陂因為鄉名也子文王熊賁立始都郢正義曰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荆於郢今之南都江陵縣北紀南城是也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文王二

年伐申過鄧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晉太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國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服虔云鄧曼姓也鄧人曰楚王

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正義曰豫州上蔡縣在縣外城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

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史記

索隱云韞古艱字也是為杜敖索隱曰杜作壯側狀反杜敖五年欲殺其

弟熊惓索隱曰惓音紆粉反左傳作頽紆頻反惓奔隨與隨襲弑杜

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惓元年初即位布德施

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

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

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正義曰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

陘亭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即此山也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

兵禦之正義曰屈曲勿反完音栢楚族也與栢公盟栢公數以周

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

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

十二年伐黃

索隱曰汝南弋陽縣故黃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弋陽縣也。秦時黃都城縣在光州定

城縣四十里也。

二十六年滅英

徐廣曰年表及它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

曰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也。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

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

孟

正義曰音于宋地也。

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

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

公襄公遂病瘡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

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

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

杜預曰齊北穀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置齊相公子雍焉

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

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擘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秣歸鄉是也。索

隱曰誰周作威歸歸即夔之地名歸縣之鄉也。

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

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

父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

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

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

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

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也。

而又多內

寵紂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賈逵曰舉立也。

且商

臣逢蠶目而豺聲忍人也

服虔曰言忍為不義。

不可立之王不

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紂太子商

臣尚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

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

從之江芊怒曰正義曰羊宜乎王之欲殺若而

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

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

服虔曰謂弒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

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翼不聽丁未成

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

子宮與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

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也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

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

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

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

其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

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

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

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

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

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

庸正義曰房州竹邑縣今是也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

渾戎正義曰陸渾戎在洛西南○戎徙居陸渾遂至洛觀兵於周

郊服虔曰觀兵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

也楚王問鼎杜預曰示欲對曰在德

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正義

曰喙許備反凡戰有鉤喙鉤口之小大也言楚國戰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為鼎言鼎之易得也足以為九

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

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

所圖物著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

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祀年

也商曰祀王肅曰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載祀者猶言年也

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女歿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

成王定鼎于郊杜預曰郊鄆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鄆

曰按周書郊鄆北山名音甲鄆謂田厚鄆故以名焉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椒人或讒之王

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

杜預曰廬江六縣東有舒城也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

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

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栢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鄭武公栢公始封之賢君也

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二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

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
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
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
卒子負立索隱曰負音雲左傳作麇是為邾敖康王寵弟公子
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哲棄疾邾敖三年以其季父
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
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
之前鄉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
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來服虔曰問對曰莫大

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

終稱嗣不以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二

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

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

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

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康王有豐宮之朝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

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穆王有塗山之會齊相

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

曰用相公杜預曰用會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

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

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

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

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

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

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

黨故以弒君之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

兄之子貞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

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

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

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

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

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令吾

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子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

對曰其子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史蓋誤也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葦露藍萋徐廣曰葦一作暴駟案服

虔曰葦露柴車素大輅也藍萋言衣散壞其萋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

曰草行曰跋涉以事天子唯是挑孤棘矢以共王事

服虔曰挑孤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舅也服虔曰齊呂晉

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

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

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也今鄭人貪其田

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

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

城陳蔡不羹帝昭曰三國楚別都潁州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羹

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二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賦比日十乘諸侯畏我

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正義曰左

傳昭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曰說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

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時為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十二年春楚靈王

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

僂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僂辱也殺蔡大夫觀起索隱曰觀

音官觀起子從亡在吳索隱曰從音才松反乃勸吳王伐楚為

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

疾命召八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

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曰潁川鄧陵縣西有鄧城。正義曰括地志云

故鄧城在豫州鄧城縣東二十里按在古召陵縣西十里也遂入殺靈王太子祿

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

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

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

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

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
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革請待於郊
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
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
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
是王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正義曰音偃括地
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荆
州一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沿
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出襄州義
青縣西界託伏山水經云雲水即鄢水是也右尹度王
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徨
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常昭曰今之中銷也

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
下法有敢饒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
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銷人又以上自代逃去王
覺而弗見遂飢弗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
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斲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王弗誅恩孰大
焉乃求王遇王飢於蒼蘆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
丑王死申亥家正義曰左傳云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是也申亥以二
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爲王畏靈
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
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

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
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
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
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
馬謂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火水火不可救
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
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
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
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脩政教吳
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
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平

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

誅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群神請

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巴姬共王妾埋璧於

室內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
之庭杜預曰太室祖廟也召五公子齋而入

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壁
一處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比

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

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弒子比

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

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

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

靈王者如市賈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服虔曰言無黨於內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

當與誰共同好惡日寵源賢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有主無

謀二也杜預曰謀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有民

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子比在晉早十二年矣

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

非連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無變而動

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為羈終世可

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二無愛徵可謂無德

矣杜預曰楚人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子比

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

君陳蔡方城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外屬焉苛隱不

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民無怨心先

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

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

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

齊相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比皆庶對曰齊相衛

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

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相出奔莒有

自莒北入衛人助之

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從善如流其疾也

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

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

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

犖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

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

姓晉大夫○正義曰杜預云二十九年守志彌篤患

懷棄民服虔曰皆民從而與之正義曰以惠懷棄民故

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

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

不終焉立立者棄疾正義曰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

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璧拜也有

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

索隱曰傳作無為太子建取婦正義曰左傳云楚子之

極極已聲相近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

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

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

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

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

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正義

生太子建杜預云即蔡邑也即古覓反

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
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又汝州襄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
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
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酈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
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
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潁
川有父城縣沛縣有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
城父縣此二名別耳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
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
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
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
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
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
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云

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蓋
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
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
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
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
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
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
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
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
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

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

居巢正義曰廬州巢縣是也開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

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

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二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脩以自固也初吳

之邊邑卑梁正義曰卑梁邑近鍾離也與楚邊邑鍾離小童

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

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

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

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索隱曰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

二十二年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之誤也十二年平王卒將軍子

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

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

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

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

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尚與郤宛宛之宗姓伯

氏子馯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

忌甚楚令尹子常正義曰名左左誅無忌以說眾

眾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二十二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八公子燭庸奔鍾離

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

潛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二十里偃姓皇陶之後所封也潛城楚之潛邑在霍山縣之東二百步

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正義曰今洪州也

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

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

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

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

戰及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

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

走鄭正義曰走音奏鄭音云括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鄭國城也鄭公之弟懷

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正義曰成然立平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會我

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

與王出奔隨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縣北七里

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即此城是也吳王聞昭王往即進

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

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

為王謂隨人曰以我子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

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

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

秦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

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

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
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
楚封之堂谿正義曰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鄆城縣西八里有五里也號為堂
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唐國也世本云唐姬姓之國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
復伐楚取番正義曰片寒反又音婆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為楚東境秦為番縣屬九江郡漢為番陽縣也楚恐去郢北徙都都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陽縣也楚恐去郢北徙都都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陽縣也十六年孔子相魯
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正義曰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姓也逼於陳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鄆城後南徙故曰南頓也

縣界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
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
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
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惟楚見之也昭王問
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
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
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
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
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正義曰按江荆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内也河黃河
非楚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
境也

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往迎也閉塗防斷外寇為昭王薨於軍嗣子未定恐有隣國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為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索

隱曰閉塗即橫塗也故下立惠王後即罷兵歸葬昭度說非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

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

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

邑鄢駟祭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有白亭正義曰巢今廬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襄信東南三十二里襄信本漢鄢縣之地後漢分鄢置襄信縣在今襄信縣東七十七里也白公

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

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

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

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

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土石乞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龍裝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

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也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

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也白公自立為王

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

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

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

滅吳正義曰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四十二年楚滅蔡正義曰周定王二十

年四十四年楚滅杞正義曰周定王二十四年與秦平是時越

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是也

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

中立正義曰中音仲反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

國也言北伐者言在徐泗之北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相子始列為

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正義曰諡法云不主其國

曰聲也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能疑立悼王

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二年歸榆關于鄭。正

義曰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巳解在年表中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是也四

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

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賂

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之肅王

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楚茲方是也

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

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索隱曰郡國

志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

十年魏取我魯陽

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正義曰括地

志云汝州魯山木漢魯陽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為名也

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

其弟能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

獻王秦始復疆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

疆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

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

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

齊敗之於徐州

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也而令

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

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

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

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

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

索隱曰搏音搏亦有作附讀戰國策作整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

取我陘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懷王元年張

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

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

徐隱

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

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廣

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索隱曰冠音貫令尹尹中曰最尊故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

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索隱曰冠音官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齧桑正義曰徐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也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

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
患之乃宣言張儀兌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
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
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
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
王而大王和之索隱曰和謂楚與齊相和親也是以敝邑之王不
得事王而今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
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
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
謂之商於。索隱曰地理志卅水及商屬弘農今言
順陽者自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卅水俱隸之如是

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
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
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
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
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
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
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
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
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
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

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詐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比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命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索隱曰謂失商於之地也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

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

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

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

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

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

襲秦戰於藍田正義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大敗楚

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

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

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

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

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鮮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秦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

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索隱曰俗本或作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二十二年歸武遂則此二十年二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

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正義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銚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群臣群臣或

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索隱曰睢音七余反王雖東取地

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

耻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疾如是

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索隱曰弘

農之縣在澠池西南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索隱曰非堯都也

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平

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正義曰三川洛州也

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

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

山為塞正義曰河蒲河西黃山韓西境也所報德莫如楚厚臣

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
昧爲齊相也正義曰昧莫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
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樛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
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樛里子必
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
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
取武遂二十二年秦復歸韓武遂然
則已非二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
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
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
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

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
楚二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
子闔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
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
九年秦復攻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
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
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
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
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
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

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

正義曰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之父所從相親又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婿兩婿相謂為亞

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

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

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

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

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

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

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

武關遂與西至咸陽秦隱曰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城也朝章臺如

番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

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

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

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

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

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

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

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潛王謂其相曰

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

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

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五邑為
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
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
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齊曰賴社稷神
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
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
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
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駟按地理志弘農有析
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一名丑漢
置析之因析水為名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
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隱

曰主字亦作王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
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使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
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
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
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正義曰括地志云伊門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
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
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
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
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
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

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二晉燕
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
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
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
臣之好射騏鴈羅龍盧動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也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
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
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鳥有青首者鄒費邾邳
者羅龍也索隱曰費音祕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

雙以王何取索隱曰以喻下文秦趙王何不以聖

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

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夕其猶昔也

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

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

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索隱曰還音患統也射音石。正義

曰圍音語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邲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

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復遠射雍丘圍城之東便解散魏左射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棄則宋方與兩

郡並解魏左肘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而外擊定陶則魏之

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矢且魏斷二臂

顛越矣膺擊郊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

臺徐廣曰績榮也音爭蘭一作簡正義曰鄭玄云績屈也右膺擊郊國大梁已了乃收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

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

弓溶新繳徐廣曰以石傳弋繳曰溶溶音波射噶鳥

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噶一作益益縣在梁安蓋

縣在泰山齊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噶音畫謂

大鳥之有鈞象者以比齊也還音患謂遠也蓋者覆也言射

者環澆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徐以蓋為益

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齊南也正義曰太山郡記云太

山西北有長城綠河徑太山十餘里至瑯琊臺入海齊記云

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齊州千餘里以備

楚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齊州平陰縣綠河歷太山北崗上

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

前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朝射東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

武王封少昊之後贏姓於莒始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夕發沮丘徐廣曰在清河

志云沮丘丘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夜加即墨顧據午道索隱

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午道蓋亦未詳其處則

也正義曰劉伯莊云齊西界按蓋在博州之西境也則

長城之東收正義曰言從齊州長城東至海太而太

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正義曰言得齊地約結而

北達於燕索隱曰北一作杜杜者寬大之名言齊晉既

滯礙也言燕無一二國布抵徐廣曰音翅一作屬索隱

山河之限也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

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日而盡也今秦

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

功擊趙顧病索隱曰顧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

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

新繳涉酈塞徐廣曰或以為宜今江夏一作繩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酈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十里唐邑也杜預云河東太陽有

而待秦之倦也山東鄭城是也徐言江夏亦誤也

河內正義曰謂華山之郡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

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東面而立左

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索隱曰韓

魏當秦之前故云垂頭中國索隱曰垂頭猶申處既

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毳方二千里則秦未可

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

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

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

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

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

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

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謂而西周惠公之子謂

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

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索隱曰共

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為天下大國不親以

共所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

致名實名實不得以傷民夫有圍周之聲非所

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圍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

不可圍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

周為二十晉正義曰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公之所知

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

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圍周此天下

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索隱曰鄒

曾有禮之國今楚欲結怨兩交絕於齊正義曰楚本與

周而奪九郟是塞鄒魯之心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

欲圍周齊不與圍周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兩周之地方城之外正義

城之外許州葉縣東北也言楚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

兩周則韓強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

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

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

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

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

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

臊其兵利身

索隱曰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

人猶攻之也若

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

索隱曰攻易而利大也○正義曰野澤之麋蒙衣虎皮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譬楚伐周收祭器其猶麋鹿蒙虎皮矣

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訛子之名足以尊主今子

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

索隱曰謂

九鼎也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

索隱曰翻亦作軌同音歷三翻六翼亦謂九鼎

空足曰翻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

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

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

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正義曰謂割於金均三州及漢

水之北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

徐廣曰屬江夏與秦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

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

先生墓夷陵

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索隱曰夷陵地名後為縣屬南郡○正義曰括地志

云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荆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

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

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

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

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

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

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

索隱曰系

本作是為考列王考列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

完

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

郡有州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

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蓋字誤鉅鹿有

新市中當為市也。正義曰新中相州安陽縣。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莊文王拔之更名安陽。秦兵去徐

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鉅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

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

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

都壽春正義曰壽春在南壽州壽春縣是也。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

王卒子幽王悼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

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

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

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

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

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

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

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

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

為三郡。索隱曰裴注頻引孫檢不知其人不末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

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

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
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
再亡國索隱曰
幾音祈

索隱述贊曰 鬻熊之嗣 周封於楚

僻在荆蠻 筭路監縷 及通而霸

僭號曰武 文既代申 成亦赦許

子圉篡嫡 商臣殺父 天禍未悔

憑茲自怙 昭困奔亡 懷迫囚虜

頃襄考烈 祚衰南土

楚世家 ○ 史記卷之四十一

越世... 禹之苗裔商正義曰禹行天下 甫...
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
共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
越越國之稱始此越
指山南故越城是也

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正義曰輿
地志云越

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與為子號為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死心伐允常卒子

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

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

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
攜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攜李城射傷吳王闔
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
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
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
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
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
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
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索
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杜預云在椒山為非事具哀公元年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

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索隱曰鄒誕云保
軍廩山之高

者則曰棲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個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正義曰

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任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
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子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
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以不聽
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

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昭

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索隱曰與定傾者與

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節事者以地韋昭曰

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
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韋

昭等解恐非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昭

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正義曰卑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平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賈貨易以利此是定傾危之計。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非也。成者平也。求和於吳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各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竇躄而吹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吾聞大之所吹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膝行頓首身而大吹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禮。

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索隱曰間音紀閑反間行猶微行。於

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命令種間獻吳太宰嚭。索隱曰國語云越飾美女二人使大夫種遺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

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器不

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

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言采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吳兵者故國語作耦耦亦相當對之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

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

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

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

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

夏臺文王囚姜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
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
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
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
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
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
使范蠡蠶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彘蠶鎮
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
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拓稽行成爲質於吳索隱曰越大夫也國語作諸稽郢一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

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
曰索隱曰逢姓同各故楚有逢伯者是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
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
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
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
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
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
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
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
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索隱曰疥音介願王

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哀十一年

年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國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

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

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下其事

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

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

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

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

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

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

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

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鏃以自殺

子胥大笑曰我今而父霸索隱曰而汝也父闔廬也我又立若

索隱曰若亦汝也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

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

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

吳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二年

勾踐召范蠡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

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在哀十

年三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春秋

左氏傳太 勾踐復問范蠡蠶曰可矣乃發習流二

千 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

者二千 教士四萬人 索隱曰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

君子六千人 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

索隱曰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

都君子以濟師杜預曰都君子諸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國語

云王以私卒君 諸御千人伐吳 索隱曰諸御謂諸理事

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

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

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

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

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

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

虞翻曰 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

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

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

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

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

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

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

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

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

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

於執事虞翻曰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

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角東君

百家杜預曰角東會稽勾章縣東海中州也吳王謝曰

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正義曰今

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縗吾兩目使死

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耻生者越王則

解縵以縵其目遂伏劍而死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

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

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

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歸吳所

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

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

遠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略無世系故紀年稱

為於粵子據此文勾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為伯後遂僭

而稱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

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狡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

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

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

子教寡人伐吳七術

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

敵粟橐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禁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

伐七日疆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寡人用其三而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

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勾踐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為焚執子王鼫與立

索隱曰鼫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粵子勾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鼫與也王鼫與

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勾

立子王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年滅郟三十七年

朱勾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索隱曰紀年云翳二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

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子錯

拔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初無余之十二年寺區

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顛立無顛八年薨是為焚燭知故莊子云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樂資云號曰無顛蓋無顛

後乃次無疆也則王之侯即無余之也王之侯卒子王

無疆立索隱曰蓋無顛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

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

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

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

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

危正義曰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魏

此時屬韓與楚犬牙交境韓若伐楚恐二邑為楚所危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

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上蔡邑縣也二邑此時屬魏與楚犬故二晉之事越

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為楚所危也

也正義曰言韓魏與楚隣今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

之力不效所重徐廣曰效於得晉者何也正義曰

已下此是齊使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

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正義曰頓刃築營壘也接兵

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更有攻城圍邑願魏以聚大梁之

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郊之境索隱曰

齊之西界莒之西也常邑各蓋田文所則方城之外不

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豫

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

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

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北有故胡城是也

正義曰酈音攤括地志云商洛縣古商國城也荆州圖副

云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鄧州

內鄉縣楚邑也故酈縣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夏路以左

三十里按商於析攤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

曰蓋謂江夏之夏索隱曰徐氏以為江夏非也劉氏云楚

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

為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

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楚固襄王控

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為方城按

此說劉氏為得云邑徒眾少不足備秦燒武二關之道也

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義曰江

州春秋時為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則齊秦韓魏

楚北境也二境並與越隣言不足當伐越

得志於楚也是一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

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

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

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

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

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不自覺越

睫故謂之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

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

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

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

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

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正義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

西至漢中邑巫黔中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正義

兗州也齊密州莒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鄧州也分有大

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

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

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

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徐廣曰長沙

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鬪晉楚南復讎敵楚之四邑

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

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

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

東南境屬楚也袁吉虔撫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

也索隱曰劉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

也則目是脫况字耳讎當作讎讎邑名字訛耳則讎龐長沙

是二邑也竟澤陵當為竟陵澤言竟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

蓋其一也合上文為四邑也越窺兵通

無徐廣曰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

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吳子無疆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而代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為無疆之後紀年不得錄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正義曰今台州臨海縣是也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曰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陶為朱公又云居楚曰

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連曆紀千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按子矢于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聞其詞蠡曰吳越之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彼為我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彼我為我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

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
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
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
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
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曰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
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
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
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以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
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

以去止于陶

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二十五里止此山之

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家

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

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

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

則致貲累巨萬

徐廣曰萬萬也

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

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

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

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

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

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

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
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
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
故所善莊生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
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
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
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
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

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
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
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
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
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
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
其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
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
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達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中二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賣物通財用也單穆

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楚貴人驚

來古而然矣駟謂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

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

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

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

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

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

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

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

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第弟今議自赦故

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

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

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

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

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

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

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

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

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

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

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

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

良逐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

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弃財
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
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蠡三
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
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家在南郡
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
范蠡也○正義曰盛弘之荊州記云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
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
二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
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
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
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
通導之意也字或宜
然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尚勾踐苦身

焦思終滅彊吳此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
王徐廣曰
一作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
蠡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母顯
得乎

索隱述贊曰

越祖少康 至于允常 其子始霸

與吳爭彊 樵李之役 闔閭見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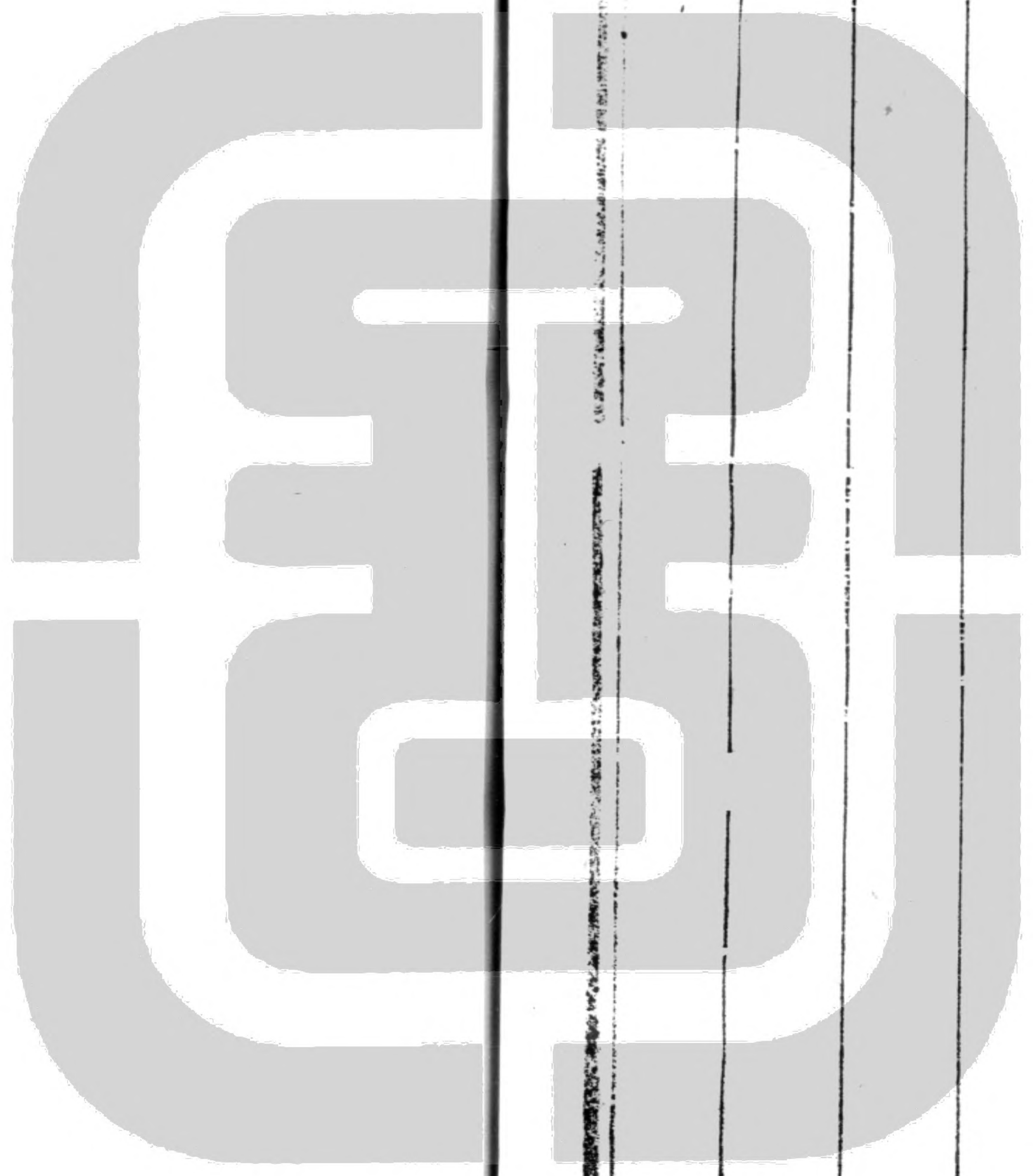
會稽之恥 勾踐欲當 種誘以利

蠡悉其良 折節下士 致膽思掌

卒復讎寇 遂歿吳疆 後不量力

滅於無疆

越世家○史記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